

赫尔曼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而他的儿子却总是躲着他，躲到自己的房间里、书本里，躲到一帮朋友那里，躲到玄而又玄的思想里。他从未陪父亲去过教堂，从未去弗兰岑温泉探望过他，对他父亲极为看重的生意更是漠不关心。

于是，卡夫卡的父亲指责他：冷漠、疏远、忘恩负义。

考虑到卡夫卡是家里的长子，他的两个弟弟都幼年夭折（弟弟海因里希两岁时死去，另一个弟弟格奥尔格只活了一岁半），六年之后，卡夫卡的三个妹妹才相继出世。所以卡夫卡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父亲的生意，显然是想要长子来继承的。对长子，父亲也曾寄予厚望，但无奈性格使然，这样内向敏感的人显然难堪继承、发扬商业帝国的重任。

这样，父亲对他造成了很强的压迫感。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假如你是我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惟独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太强大了。”

他的父亲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说会道，而卡夫卡羸弱、胆怯、优柔寡断、惴惴不安，两人虽是父子，性格却天差地别。

其实卡夫卡的父亲并不要求什么子女的回报，但他如果能对父亲表现出哪怕那么一点的配合，有一点理解的表现，父子关系也不至于降至冰点。但一个太强势，一个就越把自己封闭在内心世界里。

很大程度上，卡夫卡更像他的

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可惜卡夫卡的父亲并不了解这一点。

母亲。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写道：“如果我们再来看他母亲的前辈，就会见到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有学者，耽于梦幻、喜欢孤独的人，还有一些人对孤独的这种热衷把他引向冒险、玄妙或怪僻、离群索居。”

卡夫卡自己将这些特质总结为“卡夫卡气质”。创业雄心他是没有的，父亲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也让他感到厌烦，他认为父亲具有暴君的所有特性，如强迫感恩，从未真正欣赏过他，而他喜欢的则是孤独，这也使他越来越沉溺在文学之中，因为那只需要他一个人就够了。

总之，父子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他们彼此构成威胁。卡夫卡说：“如果设想一下，我这个缓慢成长的孩子与你这个成熟的男人将

如何相处，就会以为你会一脚把我踩扁，踩得我化为乌有。”

这立即让我们联想到卡夫卡《变形记》中那只好像随时都会被人一脚踩死的甲虫。可见，卡夫卡或许无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他特别在意的，是他强势的父亲让他变得像甲虫一样卑微。

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可惜卡夫卡的父亲并不了解这一点。他想要按照他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还时常大叫大嚷和发脾气。

有一天夜里，卡夫卡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水，父亲严厉警告了他好几次都没能奏效，于是，他一把将卡夫卡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他就穿着睡衣，面向关着的门，一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那之后好几年，这一幕老是折磨着卡夫卡，他总觉得，这个巨人，他的父亲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他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父亲面前，他是多么渺小。

两个人，是两个极端。一个敏感脆弱，一个强势霸道。这样的一对父子，注定是对冤家。其结果，就是令卡夫卡还写出了短篇小说《判决》：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给远在俄国的一位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并希望朋友以后能够参加他的婚礼。接着，他来到父亲房间把这一事情通报给父亲，想不到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好，先怀疑



左图：《城堡》是卡夫卡影响力巨大的一部作品。